

古代年节活动,其意义集中在祈福和驱鬼疫。“元日”代表着一个新的循环,时间开始了,一切都会变得更好,这是人们的希望。

这种驱鬼疫的活动,原本叫作“傺”,唐代文献所见,多已经说成“驱傺”。正规的仪式应该是在除夕夜举行,后来民间也常有延伸至元日——大年初一的情况。

张衡的名作《东京赋》中,可以看到对汉代宫廷傺戏恢宏场面的描写:“尔乃卒岁大傺,殴除群厉。方相秉钺,巫覡操茛;傺子万童,丹首玄制,桃弧棘矢,所发无臬。”这里“方相”是主持大傺的

职官,资格很老,《周礼》便有记载。他拿着钺,那是军中主帅的身份标志。他的部下,巫师拿着的“茛”就是扫把。“傺子”是十到十二岁的儿童;“万童”大概是夸张了,但

## 驱傺的游戏性和《儿郎伟》

骆玉明

人数一定很多吧。他们戴着红头巾,穿着黑衣服,拿着桃木弓和棘箭。但见“煌火驰而星流,逐赤疫于四裔”,火把如流星般飞驰,疫鬼吓得四散逃奔,躲到边境以外去了。

古时祭神驱鬼一类活动,一群人打扮成各种不寻常的样子,手持各式

法器,又唱又跳又喊,自然而然带有娱乐性。这种活动在民间展开时,娱乐性更强,甚至你觉得那主要是游戏了。

我们看孟郊《弦歌行》相关的一段:“驱傺击鼓吹长笛,瘦鬼染面惟齿白。暗中岑岑拽茅鞭,僂足朱袴行戚戚。相顾笑声冲庭燎,桃弧射矢时独叫。”这里写驱傺活动用到的乐器,有鼓和长笛。熟悉唐诗的人会想到笛乐在唐代高度流行,驱鬼要吹笛,感觉鬼也是受到时代艺术风潮影响的。下面鬼出场了,饥瘦瘦的,脸涂成红色,只看到白色的牙齿。他会扭动跳舞吧?接着写驱鬼的人,他们挥动“茅鞭”——跟扫把相类的法器,他们光着脚,步态“戚戚”——诡异的样子,应该是一种舞姿。驱傺的现场燃着火堆(庭燎),很多人围着观看。忽然鬼被桃弓射中了,发出尖厉的叫声,周围观众一齐发出笑声来。声浪很大,把火堆也吹动了。好开心哦。

在作为民间文艺宝藏留存下来的敦煌遗书中,可以找到大量跟驱傺活动有关的文辞,有一种叫《儿郎伟》的,非常好玩。我们在张衡《东京赋》中就看到,傺仪式的主体是儿童。唐五代的情形依然如此,故驱傺文辞以“儿郎”起首。“伟”字,多数学者认为是“们”字的音变,也有人认为有赞美之意,犹如说:儿郎啊厉害!

《儿郎伟》驱傺辞有一段用在开头的套语:

儿郎伟!

今夜旧岁未尽,明朝便是新年。

所有旧岁鬼魅,逐出化外他川。



戴敦邦  
王悦阳作

## 熊猫传奇

黄中俊



上海野生动物园上周官宣:春节期间,大熊猫“芊金”带着龙凤胎“芊然”“芊逸”正式亮相,游客每人每次参观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毛茸茸、圆滚滚、呆萌、软糯、憨态可掬……用来形容熊猫之可爱的词太多了。但可爱只是熊猫最表面的特质,在可爱的形象后面藏着的,是传奇。

1869年,法国传教士、博物学家阿尔芒·戴维到四川雅安宝兴县邓池沟开展生物研究。他第一次在一户村民家中见到传说中的黑白熊皮时,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:它可能成为科学界一个有趣的新物种。后来他从猎人手中得到一只死亡的黑白熊,不久又得到第一只活体黑白熊。然而,这只黑白熊在运送途中临近成都时死亡。戴维将其制作成标本寄往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。馆长米勒·爱德华兹经鉴定认为,黑白熊不是熊,而是与小熊猫(浣熊类)相类似的另一种较大的猫熊,便给它命名为“猫熊”。1939年,重庆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,“猫熊”标本吸引了大量观众。它的标牌采用流行的国际书写格式,分别注明了中文和拉丁文。但由于当时的中文书写和阅读方式是 从右往左,参观者按照习惯读法,将“猫熊”误读为“熊猫”。久而久之,“猫熊”便被叫成了“熊猫”……熊猫的发现乃至得名都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。

熊猫是一种远古的动物,是动物界的“活化石”。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中,当其他动物向更威猛、更敏捷进化时,熊猫却反其道而行之,走了一条夹缝求生的道路:放弃食肉动物的本性,几乎完全以竹子为生——竹子是稳定并且很少有竞争者来抢夺的食物资源;竹子营养低,熊猫每天花费超过10小时进食,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或睡觉,只为将能量消耗降到最低;熊猫拥有独特的防御能力,成年后体形庞大,有强大的咬合力和爪子,而且奔跑速度也很快,还是出色的攀爬者,遇到危险可以迅速逃离或上树……熊猫的生存策略中包含着不少现代理念,如更换赛道、找到蓝海、降低能耗、应急能力建设等。正是这充满智慧的生存策略,使熊猫挺过了冰期的循环、大地的重构、同类巨兽的灭绝,成为远古子遗物种,活成了动物界的传奇。

熊猫的外表只有最简单的黑白两色,却胜过百态之美,仿佛是中国水墨画中的精灵,黑是画中的浓墨,大块的白则是画中的留白。最古老的物种诠释着最深刻的中国美学和哲学原理,这让熊猫身上更多了一层传奇色彩。这层传奇色彩延伸到了电影、游戏中的熊猫角色上。最典型的要数动画片《功夫熊猫》中的熊猫阿宝了。虽经过了西方文化视角的过滤,但从面条店伙计到相生大侠,从平凡到不凡,阿宝成长故事暗含着阴阳相生的思想,底色依然是中国文化和哲学。

熊猫还书写着超越物种的外交传奇。曾经,熊猫是民国政府赠送美国民间援华协会的答谢礼物,而今,熊猫是中国和合作国共同研究和保护的对象。无论熊猫外交策略是无偿赠予还是长期租借,也无论熊猫担任的外交角色是“政治使节”还是“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使”,熊猫都以亲和而具治愈力的形象,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,在冷硬的国际政治中展示着柔软而坚韧的外交力量。去年12月初,法国总统夫人布丽吉特在成都专程看望了一只特别的熊猫——旅法归国的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熊猫,它的“教母”是布丽吉特,它的名字由中法两国共同选定,叫“圆梦”。美好的名字让人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……

祖父母的饭厅中央是张大圆桌,墙上倚着一张更宽大许多的临时桌板。童年时每周随父母回去吃饭,大桌板用不上,过年过节才翻下来,架在圆桌上。比如除夕围炉或尾牙吃润饼,那张大桌板曾摆满丰盛菜色,围起我家四代人。

腊月十六,一年最后一次祭土地公,民俗上的“尾牙”,家里讲“做牙”,就是翻下大桌板的日子。世居台湾北部的人们,不同于其他地区在清明节吃润饼,我们在尾牙这天吃润饼和刈包。1916年出生的台北作家吴瀛涛,在著作《台湾民俗》中载有尾牙吃润饼之俗,可见流传有百年或更长时间,刈包倒没提及。

润饼在各地,也称春卷或薄饼。而刈包,家里也称虎咬猪,具象得很。由于是一年一次的家庭节庆食物,有仪式有期待。我总是难以将这两种食物当成街边小吃,虽然它们的确也是。篇幅有限,今次只写润饼,刈包另叙。

食润饼,是台菜里难得的buffet(自助餐),有自由不拘派对之感。家庭润饼菜连同辅料,有十多小碟,家人轮番上桌,自行拣料包卷,每年头一卷,因手感生疏,难免卷太肥而解体,家人自嘲互嘲场面欢乐。祖母过世之后,尾牙不再聚餐。我舍不得,在自己的小家庭复刻润饼,再广邀亲友来吃。

润饼皮是先决条件,薄透如绢,要求手艺。师傅手掌着一团湿黏面糊,在热铁范上一张张擦出来,台语动词是“拭(tshit)”,润饼皮无法机械量产,隔日风干口感不佳,也不耐

已后家兴人富,官高日进日迁。

牛羊遍满谷麦,丝蚕倍胜常年。

饥人总得饱饭,有衣不著单寒。

万户皆蒙吉庆,四海永除狼烟。

自是神人咒愿,非干下埋之言。

音声!

这段文辞非常浅俗,但考虑得十分周全。开头点明除夕夜的时间节点,象征秩序重构将要在新的时间中开始。因此,属于“旧岁”即旧时间的

放,于是尾牙当天,台北的润饼皮名店无论加开几炉,仍得排队到天边。比如永乐市场“林良号”,拭出来的饼最薄韧不破。其他地方买半台斤仅拆出九张皮,林良号可以拆出十几张,可见工艺高下。饼皮湿度高,回家就沾黏在一起,得片片小心撕起,折成扇形后叠放,表面盖布保湿待用。

我家的润饼,主菜是高丽菜丝,

## 润饼是派对

洪爱珠

混合红、白萝卜一起炖软。其他食材有豆芽、红糟肉、虾仁、豆干丝、蛋丝或蛋酥、荷兰豆丝,辅料有苕苔、花生粉、扁鱼酥、海山酱、蒜苗、香茅、芹菜珠。有些地方会将主要食材分别炒煮,最后炖成一锅,比如厦门薄饼。在台湾,通常将菜色分装,大家拣自己爱吃的材料去卷。

张罗润饼派对,可从一座市场采购一切,也可东市买饼,西市买肉,然后在厨房里站一天洗切煮炒,将自己忙坏。我是后者,不过因为个人兴趣而非传统包袱,一点埋怨也没有。

为润饼,我曾在深夜去新庄老街的“尤协丰”买豆干,这家清同治年间开业的手工豆干小作坊,通体金黄,面盖大印,是豆干中可以拜天公的那种。尤协丰白天卖豆干、豆浆,入夜,店家才以炭火烤豆干,豆味甚浓郁有烟气,我不曾着迷过任何豆干,这是唯一的。可惜尤协

丰在2025年底匆匆歇业,闻讯话都说不出,一百五十多年啊。

我曾自己动手作过红糟肉,不怎么高明,不如去大平市场买阿角红烧肉,肥瘦有数种可选。蛋酥就得自己炸了,鸭蛋液透过漏勺的孔隙往油锅里滴,遇热开花,星星点点,油香酥脆,在润饼里有提香和防潮作用。

各地润饼菜主料不同,每个家庭还微调,一家一味。北台湾润饼菜明显地与外地不同之处,菜是炖软的,以咖喱或姜黄粉染成浅黄色,有干香料隐味,倒不真要你吃到咖喱。台北双连建国润饼、新庄庙街慈祐宫口润饼、桃园胡家润饼皆是这种淡咖喱润饼菜,我家也是。润饼菜主材料是高丽菜,很多人加红萝卜一起炖软,奶汤来甜,则红、白萝卜一起炖放,炖起来甜。桃园几家润饼老店,如健民和胡家甚至舍高丽菜,完全以白萝卜去炖。星马润饼菜的主材料,是粤语讲的沙葛,我们叫豆薯,也非高丽菜。泉州的是红萝卜多,福州则是豆芽多。

大家忙着吃,回神通常已经太撑。但仍要奉上台式润饼卷冰淇淋。润饼皮卷进本土创作冰淇淋,昵称“叭噍”。声拟移动小贩的橡皮喇叭声,通常有芋头、花生、凤梨、百香果或桂圆等口味,以淀粉芡水为基础,脂肪量不高,融化也慢,刨上花生糖,足以来令一群中年人孩子似的欢呼。我家的润饼,是这样烦琐热闹的一席派对,我藉之包裹节庆的欢腾、对老人老店的怀念。

是个霉烂的臭嘴巴,有脸见人吗?

有的从身份上进行贬斥:“凡是浮游浪鬼,敢当符咒追寻”——你这种没有庙寄托没有人供养的野鬼,岂敢抵挡符咒之威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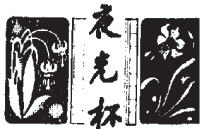
鬼要是赖着不走,后果很严重。常见的是暴力威胁,这类很多,就举两个例子吧:“捉你身充万段,煮你羹汤煎炸!”“折你双胫粗腰,拔你舌根重查!”

什么粉身碎骨下油锅拔舌根之身,虽然很厉害,但缺乏想象力,遇上见多识广之鬼,淡然笑之,未必害怕。所以还要想些特别的办法。比如“驴粪涂你睛”,怕不怕?再如“倒吊喂苍蝇”!怕不怕?还敢倔强,鬼啊!“若还不离中土,粪门塞入棘针!”要给鬼的粪门(屁眼)里塞上荆棘刺刺,就算老鬼,恐怕也要魂飞魄散了吧?快走走吧!

粪门塞棘是典型的儿童式的恶作剧。这种文辞不一定出于儿童,但由于驱傺仪式得用大量儿童来发声,以儿童式的口吻骂鬼、咒鬼,所谓童言无忌,格外痛快。

人啊人,一年忙到头,多少辛苦,多少委屈,多少不平。每个人都有他心里的“鬼”,骂鬼也是出口恶气。驱傺的游戏化,这种快乐是可以想象的。

有意思的是,从《东京赋》说“逐赤疫于四裔”,到《儿郎伟》说“逐出化外他川”,我们先人对疫鬼从来不是要斩尽杀绝的——估计那也做不到,所以只要驱逐到中华文明疆界之外。赶走了,不在此闹事就行。



夜光杯

## 七夕会

数据,分析发力

习惯与经络敏感点,再结合你钟爱的敦煌藻井或宋代山水意境,为你“生长”出一件完全贴合身形、辅助动作,且美不可言的“第二层皮肤”,那将是何等极致的个性体验。

当然,眼下这构想还受限于材料的柔性、透气性与尚不亲民的造价。但话说回来,在技术尚未让一切变得唾手可得之前,于茫茫云海邂逅一位设计师的巧思,与古老文明的心跳共振,与健康生活的理念契合——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,带着“淘”的乐趣与发现的惊喜,不也弥足珍贵吗?“传统从未远离,而是以种种意想不到的、时尚的、喜悦的方式,回归我们的生活,与我们节节贯通。”石伟老师说得真好!

今年新春,心意别样。马年第一练,连着海南的暖阳、校园的朝气、古蜀的秘境,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。

境、被誉为“结界兽”的古老纹样。三千年前的守护者,与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养生导引术,就这样在衣上喜相逢。

“结界兽”谐音节节贯通——正是我们习练健身气功时孜孜以求的状态。石伟副教授这一设计,实在

## “结界兽”爬上练功服

贾海红

妙不可言。我不禁笑出声。原来,在许多人印象里有些“老派”的健身气功,也可以如此时尚、如此有趣。

“走,练功去——带着‘结界兽’,节节贯通那种!”我把视频转给小妹妹。她忽然抛来一个更“未来”的问题:“以后能不能用3D打印,给咱们自己定制一套独一无二的练功服呢?”

“从原理上讲,随着材料科学与数字技术的演进,这未必是梦。”想象一下:系统读取你每日练功的体

## 时尚